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滴水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轂

潏水集卷五

宋 李復 撰

書牘

答曹鑑秀才書

辱示諭六律六吕隂陽配偶此説舊志甚詳亦衆人之説多矣一律一吕亦各有五音此自然之理也京房受學於焦延壽以其法衍之為六十律又增之為三百六十以合卦之三百六十爻分而直日以一律一爻以御

一日用之以推寒暑陰陽天地風雨氣象休咎及於人事各有驗者此非始於錢演之創意為之也律以當月者為宫宫君也為月之主猶律之本月卦稱辟也音之正者不過乎五其變不可勝窮矣古樂不傳但自戰國以來樂尚哀思能令人悲昔者師涓鼓清商平公曰最悲師曠曰不如清徵嵇康云導其音節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皆亡亂之音也

答曹鉞秀才書

承問數因律有此非也物生而有象象滋而有數易言天數五地數五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則數出天地之自然也蓋有物則有形有形則有數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元氣之中亦有數也前世有作以律管主其數黃鍾律長九寸徑九分實以秬黍引黍之數而伸之則為度積而計其所容則為量累其重輕以為權若此律之數正則律呂五音皆得其正是黃鍾之律雖律度量衡之取準其數乃用天地自然之數也隋唐以前律管雖

法於古而不盡合於古故玉尺玉斗銅尺玉律隨時各異又有以馬尾禾藁蠶絲定其分杪者紛然殽亂終不可憑今若能識其秬黍之中粒以定律則權衡度量皆得其正數樂之五音亦正矣周禮璧羨以起度乃數寄於器使天下稽之而不敢變也非因璧乃有數也舊律管容黍多寡不一乃是不識正秬黍而妄為之說晉之荀勗欲以漢之玉尺定樂又欲以正藥劑之分兩若以正樂便是漢樂若以正藥則升斗分兩乃張南陽所用

之多寡也

又答曹鉞秀才歷法

承問歷法古之人皆舉大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與月相會而晦朔成焉或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或三百五十六日而成歲以天度計之日每日所行一歲所餘積三年而為閏計十有九年而七閏古之歷法十有九年而為一章其閏餘盡也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

曆之始故為曆之元也至十九年閏餘盡又得朔旦冬至故十九年為一章也積章而為蔀積蔀而成紀此乃曆之綱也曆法終千古一律但有損益爾唐自高祖至憲宗曆凡十變其間謂之精者李淳風與一行二人此專主大衍之數也

又答曹鉞秀才

承諭曆法有差此昔人所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近年尤甚若皇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壬寅也以崇天曆法

自下弦後庚子日至壬寅日已時行青道離積分計二十八度二十二分一十二秒躔尾宿七度九十分六秒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立春次年正月朔戊申日在危宿六度雖用四象程考月離及用古法以盈分反減其於合朔尚遠又以開元大衍歷法推步月離更不考四象自交度日為始日有屈伸分以升降驗其九道所躔尾宿青道九度亦不合朔以此推之五星之遲留伏逆與夫二十四氣豈得無差昔年聞朝廷嘗詔衞朴考定

衛既已無目而廢天下之視其法如何茲非一語可盡

脉問唐堯用高陽氏之歴以四星正四時之中或以

昏或以明二十八舍惟考此四星驗之葢此四星四方

之中星皆屬於日於今驗之分至前後不無差也今歴

中之語雜用天竺梵語若以日為密月為草木為嗢末

斯水為滴金為頡那火為雲漢土為雞緩是也古法冬

至日在斗自漢武帝行太初歴以承秦後改用夏正當

時以為甚密不四十年推步不合至靈帝時會稽東部

尉劉洪究之始悟四分於天度踈闊皆斗分太多洪改作乾象歷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後鄭玄受其法以謂窮幽極遠後不數十年而又差至魏景初年推步日有在女初度者日行盈縮遲速積之年久所差遂多故十閏之後歷多改也某又上

又荅曹鉞秀才

某辱書承春寒動止佳福知討論不輟甚喜所諭黄鍾生於此日漢人之言也班固取之成書初漢武時議歷

者作太初歴分一日為八十一分以為三統之本黄鍾律管長九寸徑九分以九相乘八十一分以配於日故曰元始黄鍾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乃附會之説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者數之總也四十九者數之用也凡言數必先求一得一則數自然生不得其一則無由見數既得一而用數一乃在於所用數之中矣非惟大衍之數求一而九章之法亦然今揲蓍取四十九莖兩手圍而未分雖四十九莖聚而為一也

分其一於兩手然後有數矣此一在四十九矣　承問

歷法之必差此自然之理也天行不息日月運轉不已皆動物也物動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約至於累日為月累月為歲盈縮進退不得不有毫釐之差始於毫釐尚未甚見積之既久弦望晦朔遂差則歷法安可不革而正之此所以貴乎治歷明時也杜元凱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當集此之遲速以考晦朔以校閏月閏月無中氣而斗柄斜指於兩辰之間此

亦大略也其委曲子細不能盡自漢以來言歴法以驗春秋者多有不合亦有當時史官之失亦一歴不能盡也　五星行度凡推步以本其始歴法既差後人又於中間別為之法曲求其趣尚有不合須臾以仰觀瞻其行度為正日月行度皆易見五星則有伏見雖然七政推移蓋由二十四氣之運氣若有沴則星步安得不差則其失度之甚者遂有變異變異若出必有類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見於上則形應於下皆由其氣而然

也　日運十二辰為一百刻以分晝夜冬至日在斗夏至日在井今之歷冬至前後各一十八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於夏至前後各十八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過此各漸有進退考之大較而然也昔之造歷者亦有言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皆非也妄說也若百刻增於十二辰以四正子午卯酉增其餘分亦有不合其春秋平均亦不必在二分之日試更驗之　某啟周人建都以偏於東西南北

有寒暑風陰之異而求於陽城以為天地之中而測景焉說者以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如此則陽城非天地之中也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即地之中陽城前人有謂取朝貢道里之均此或近之測影立表八尺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景長一尺五寸伏地而望表端以日去表遠近揆之可以約其日去地之里數但不曾親至陽城驗之又不知捨陽城他處測之其景如何算表景與日之相去乃九章勾股法�

之可見　承示步七政之法必求中星此歷之綱紀也氣在朔望則正而易推昔人言顓帝作歷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將發天日作時地日作樂人日作昌鳥獸萬物莫不應之故顓帝之歷得氣之正歷高辛唐虞弗之改也至湯作殷歷十一月朔旦冬至為歷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參用之故漢太初元年歲在攝提十一月朔旦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冬至以為太初歷首冬至乃十一月中氣也中氣在朔必

彖十月閏之後前閏則中氣在朔此以十九年為一會也傳曰履端于始初氣也舉正於中中氣也歸餘於終乃積而為閏也韋昭之徒不知十一月朔旦冬至日在斗斗為建星日月所會故歴以此起首乃謂得氣之正甚非也　辱問孔子必欲行夏之時謂商用地正周用天正夏用人正三代損益用之以周之文弊故於禮樂則從先進時必行夏此近時科舉之説也夏時乃天運之正也堯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東作西成南訛朔易

以四星正四序之中亦當時之歴也夏后用之不敢革
蓋無可得而革也後世世喪其道七政之運與陰陽之
氣有差歴代推測故有不同不可一定而議以至日月
交食不在朔望當蝕而不蝕不當蝕而蝕此歴之失若
月於晦朔當隱而見過朔當見而不見乃行有緩急也
五行之精上為五星不失其色而應其四時者為吉
五星同色謂與其所比之色同也凡青比參左肩赤比
心大星黄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若五星同

為一色則色有害其氣者矣歲星在天歲隂在地司馬談天官書曰歲隂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隂在單閼歲星在玄枵然後知歷法歲星當與歲隂合謂若歲隂在寅歲星當在亥以往年歷推之是如此自嘉祐丁酉年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歷家未有人究其行速之由試為究之

辱問分野十二辰之所主舊史甚詳如漢史言高祖入關五星聚於東井以應秦分此甚著矣又如分野雖

主於秦其星却主於晉分井鬼與柳皆有度數分主上黨雁門太原定襄代郡若昴又主天衢又為胡星又為旄頭星他皆類此不可専以一事言也晉志所説亦如此風角之術亦略聞之非獨於軍陣凡一郡一邑一家一人之事皆用之管輅至人家或去或留或索酒食乃用此術

又荅曹秀才

某啓久不聞問傾遡良勤辱書審體中佳適項叔弼到

郡已久困於局事相見不數書目尚未曾問張氏所藏散亡略盡時有所疑無可檢證深所患也五行若甲己木丙辛火乙庚金戊癸土丁壬水此揚雄聲生於日之說也以五陰並隨於陽夫皆專之也乃歷家言歲德所在陽德自處陰德隨陽之意歷家本歲陰而為言也五音便是五行非生於日也若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乃醫術所用五運氣也若甲子火丙子水戊子土庚子金壬子木乃淮南劉安書律呂之論以甲

子為仲呂之徵丙子為夾鍾之羽戊子為黄鍾之宫庚子為無射之商壬子為夷則之角也揚雄淮南不知自何而言醫之五運本於素問與玄珠五行之氣兆於太極之初十干行於天地之中涵生萬物此性命之理莫之敢違也五運其氣相生循環而無窮不可輕議更請思之或别有說無惜示諭方遽不暇子細五行之變遇事物皆有洪範初開其端也

論月食

承書論月食甚詳此不須求異說日月之行各有度數所行之道其由自可推然月者陽體内藏衆陰外附者也其象是坎卦坎卦陽在中而隂在外是為水也水乃受光非發光者水之有光待日與火照之方出月之有光待日照之方出禮所謂遡於日者是也半照為弦全照為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奪日光者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歴家謂之闇虚闇虚當月則月光必滅故為月食張衡亦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虚在星則星微

遇月則月食若日奪月光遇望必須食然亦有不食者由其所行之道異也所行之道若交則犯故日月互相食也交在朔前則日食在望則月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食也道不正交故有斜食半食上食下食雖然此乃大略也其餘不能逃其數矣孟子謂茍求其故是也

答人論文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所

謂人文者禮樂法度之謂也上古之法至堯而成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周之德至文王而純故傳稱曰經緯天地曰文此聖人之文也後世有一善可取亦有謂之文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類是也此皆以其行事謂之文也昔之君子欲明其道喻其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亦有言焉以為言之不文不可以傳故脩辭而達之此言之為文也非謂事其無用之辭也以載籍考之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皆治身治人治天下之法此書之

文也國風雅頌歌美怨刺皆當時風化政徳可以示訓此詩之文也廣大幽微遠近善惡開天地之藴極性命之理以前民用以濟民行此易之文也言約而理微褒善而貶惡以明周公之制以為將來之法此春秋之文也禮之中庸言至誠為善率性之謂道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中庸之文也今觀春秋則不知有易觀書則不知有詩豈相蹈襲剽竊以為已有哉其言之小天下莫能破言之大天下莫能載後世尊之以為經而無不稽

馬此其為文炳如日星而光耀無窮也自漢之司馬相如揚雄而下至於唐世稱能文者多矣皆端其精思作為辭語雖其辭浩博閎肆溫麗雄健清新靖深變態百出率多務相漁獵自謂闊步一時皆何所補哉亦小技而已豈君子之文歟苟能發道之奥明理之隱古人之所未言前經之所不載著之為書推之當世而可行傳之後世而有取雖片言之善無不貴之矣夫文猶器也必欲濟於用苟可適於用加以刻鏤之藻繪之以致美

焉無所不可不濟於用雖以金玉飾之何所取焉

答人問政書

近世言治者以為不行三代之政不可以言治此言雖善以當今論之未可以遽言也故切於事者謂其不適時變浮闊而無補皆取尤於世矣何謂其言之善夫三代夏商之政不傳惟周之政於書傳可見其槩而立政盡皆有本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勞來勸相督察皆有法歲或不登則舉荒政以賙之此養民之政有本也兵車

皆寓之於農講閱有時出則以公卿大夫將之此兵政有本也上自天子之都下至鄉邑皆有學塾學序庠徧於天下教以德行道藝月吉考其實次第升而官之此取士有本也所以其政美其治久故曰善言也何謂不可以遽言夫井田之法壞已久矣今天下之田皆私田民自養也民之私田可盡奪而為王田以周制分授之乎此養民之政無本也兵農判已久矣今可以盡散官軍不為之養乎可以盡籍農民為之兵乎能使内之公

卿大夫出而為將履行陣冒矢石乎此皆決不能是兵政無本也今自京師至於郡邑固有學矣所學皆無用之浮言取之不考其素委二三人之私見惟論其一日之長此養士之法無本也此三者皆事之大者其弊不能革雖欲革之並無其術故曰未可遽言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亦曰觀時之宜酌今之政損益以致其美意法雖未盡變猶庶幾矣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當徐而措置之良農力穡以望歲其本在於布種布種必俟時

非其時則種無苗而歲荒矣立政之本亦若是也

與侯謨秀才

某啓辱手書承雪晴文履清適杜詩謂之詩史以班班可見當時事至於詩之敘事亦若史傳矣知欲注其所用事實得暇為之甚善但大作冊闊作界行四邊多留空紙以寫杜詩凡有見其所出隨即注之此須日誦其詩而不忘乃可為若欲觧釋其意須以禮義為本蓋子美深於經術其言多止於禮義至於陶冶性靈留連光

景之作亦非若尋常之所謂詩人者元微之作墓誌甚稱尚竟不能發其氣象意趣葢子美詩自魏晉以來一人而已東方生言文史三冬足用能不倦尤佳也

又

承問杜詩所用事實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今藏書之家甚少有藏者不肯借人嘗於一二家得其書目亦少有異書雖昔人常見之書今已謂之僻書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鞋乃黔蜀人語須

是博問多讀玆非日近可了某昔年亦嘗注之事實稍備為人借去不還世謂借之與還皆癡正爾也若有所疑可見諭

又

承問子美與退之詩及雜文子美長於詩雜文似其詩退之好為文詩似其文退之詩非詩人之詩乃文人之詩也詩豈一端而已哉子美波瀾浩蕩處處可到詞氣高古渾然不見斤鑿此不待言而衆所知也若以一聯

一句觀子美未可與議白鳥事戴禮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螢也白鳥謂蚊也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子美詩意多如此知止於禮義也在蜀豈不欲歸見時事未敢歸後至衡南方欲歸有別湖南親友詩可見也

回王子發舍人

某再拜不瞻旌棨已踰旬矣下情傾向即辰不審尊候動止何如唐沈香亭雖唐人詩及小說曾見有言者舊史不載敬宗時有海外蠻商李蘇沙進沈香亭子材拾

遺李漢疏云以沈香立亭不異於瑶臺瓊室不知曾立否不能詳見今人以興慶池東小亭為舊蹟容更訪問

與王漕欽臣

某頓首再拜運使駕部動止萬福某久不欵教益下情不勝瞻仰向者從行至舊隋城蒙諭討尋故事隋氏舊城草創無所紀録今有唐鄧世隆所撰東都記世隆貞觀十三年為著作佐郎所撰乃隋東都事今納上鳳池草藁僖宗時宰相鄭畋集在田縣處曾見之可令取也

不宣某頓首再拜

回運使郭戸部茂詢

某蒙批問上元觀燈起於何時某見舊史西漢正月望日祀太一從昏達旦又西域記摩竭陁國正月望日觀佛放光僧俗燃燈供佛又見陳後主元夕燈山詩云分桂常疑月映柳乍依星唐睿宗先天二年胡僧婆陀請正月望後開門燃百千燈睿宗登延喜門觀樂凡四日至開元十六年又令開門燃燈三日天寶三年降詔正

月十四五六日三夜開門燃燈今後永為定式某批上

回蔣夔教授

某啓承教既伏審起居清福所示石經乃唐本耳字畫不甚佳唐寶歴年間鄭覃為工部侍郎患經籍訛謬博士沿習難於改正奏名宿儒興學校定六經準漢故事勒石經於太學以正其闕覃後為右僕射兼國子祭酒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溫業等校定九經旋令上石後進石經一百六十

卷蔡邕石經當在洛中覃乃宰相珣瑜之子此舊史載之甚詳可閟之墨本上還惟檢入不宣某再拜

回嚴司理

某辱簡喜聞累日動止安佳承觀古印二紐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昔于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某家舊亦有文曰成陰祭尊大小形製與此印政同陽邑侯後漢明帝曾封馮魴令此文曰陽邑侯印不知是馮魴之印否形製刻畫甚古與某家所收關內侯

印相似昔年在同州見太守孫亞夫出一金印刻曰三水王印其印差小字畫亦與此略同其家中尚有十餘印請來觀所示二紐謹納去請檢入其上

與喬叔彦通判

某嘗見張丞相士遜知邵武縣日編集閩中異事云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乗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鮝腊鯆鱃者千計又二日至鼊䶒嶼鼊䶒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其國別置館

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釜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流求國隋史書之不詳今近相傳所說如此去泉州不甚遠必有海商往來可尋之訪其國事與其風俗禮樂山川草木禽獸耕織器用等事并其旁之國亦可詳究之或得之望錄示閩有八州南乃甌越北乃禹貢揚州之地山川奇秀靈跡異事彼所傳者必多使軺按部歷覽可見因風望詳書以付北翼深所望將以補地志

之闕也某又啓

又

某上啓去歲辱書惠嘗遞中附謝不知浮沈方切馳仰再蒙華翰伏審體中佳粹某來幾右行將二年公私無補但奔走無定甌閩絶居東南叔彥持節已久未報除代思卜晤語何日可約惟冀善加調護不宣

又

某蒙惠古田玉版紙瑩滑可愛不勝感荷武夷山聞之

久矣昔於張公變處見畫圖事實不甚詳備與傳聞者粗得其一二聞南唐時曾命監察御史張紹撰會仙觀記所載可考今此碑存否往昔郡人曾有所遇聞雲中讚彭令昭歌人間可哀之曲此曲聞今尚傳煩叔彥令用紙畫此山但設麤色貼出事迹詳之及求彭令昭文曲只付邸吏令傳至此幸甚某又上

與都秀才

某啓辱書既伏審涉春履用清粹甚慰甚慰及蒙惠金

石淩感荷感荷所喻補養之法極有理趣某見古法以甘辛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或散或收或堅或愞或燥或濡此古人以飲食滋味爲治法人若盡知此而日用之乃養生之要術也素問曰若裹首以濕大筋輭短小筋弛長首之中濕而筋病何以不同五行一也何以火獨有君相自昔不曾有說至如論芤脈者或云如彈弓窠或云捻葱葉令人病而得芤脈者多虛而有熱作失血之疾而切脈者亦

罕論其脈之狀不知曾見別有說否尋常見得此脈者多是虛藏冷滎中有熱也向在京師與杜壬論人或無事過服熱藥必有耳疾以熱性炎上氣壅所致呂漕服磁石丸爲效其應不出人意固知道不遠人矣向嘗說殷孽孔公孼皆是乳床陵川亦有欲略借觀恐異時要用庶知其眞也眞禹餘糧求少許或聞七月欲來上黨顒竢顒竢未間切祈加愛不宣

回劉夔章

某啓前日辱惠訪未及往謝又蒙長牋益負愧怍之甚蒙諭欲某爲先德文集作序及書誌石近得錢穆父内翰及韓師德大卿書𠯁以書誌石見屬某字畫拙惡方欲作書辭於二公今重承款諭勉以從命文集作序某久廢筆硯非某所能亦非某所敢當幸惟孚諒局事倥偬不獲裁啓修謝悚仄悚仄不宣某再拜

又

某再啓洊辱簡貺伏審孝履支持慼慰慼慰作序鄙誠

已曾奉聞前人為人作序或門生故吏心所懷感稱道德業或朋友姻舊揄揚其美或求重言取信於人或求能文者為之稱與此皆作序之端也某於先德素昧平昔職輕位下又不閑於文何能取信恐識者以某為妄人是敢固辭幸惟見察誌石請令置來此中得暇當為書之亦只作韓師德書也不宣某再拜

潏水集卷六

宋 李復 撰

記

于于齋記

予官上黨退食居於容膝之室者六年滏陽崔生渙時來問學一日謂予曰先生居何其隘盍亦廣歟官何其久何未遷歟何先生居之安而自得亦有道歟坐而屢興歎焉予久而謂之曰爾所謂隘者其以尋丈計之歟

爾所謂久者其以日月積之歟是未知夫廣臨久遠也今爾至於通都大邑觀人物車馬之繁夥官府宮室之壯麗囘視予居彼所謂廣且大也閱寒暑之往來同吾至者既已終更後吾至者亦已受代視吾未去所謂淹且久也茲豈足議哉予與爾適乎泱漭之野登乎崇高之山四顧遐睇極其目力但見天垂地接混然一氣而不可辨此可謂廣且大也然而在大空中猶幺蟲棲於蚊睫焉此盧遨見訶於鳶翁夸父死化為鄧林終莫之至也

運璣衡考七政之行度稽陰陽推六氣之循環窮其象數極其軌策見千世遐渺而不可窮可謂遠且久也然而在浩刧中猶飛星出于擊石焉此大撓之回續甲子容成之詳究巧歷亦莫之極也吾之室與其廣者同在大空中鳥足辨哉吾之六年與其遠者化於浩刧中烏足校哉此吾所以居之安于于而自得也苟欲侈居而速進求之不得皇皇然有不知其身者矣其僭有甚於鏌鎁可不畏乎崔生躍然曰不肖方治講習之室願以

先生今日言于于自得之意以名之幸書以賜於是書之以遺

覆簣齋記

士之於學非尚其志强其力終無異於衆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苟其志不立心之所期能如是之卓乎冉求自畫不能循道而進公孫丑謂道若登天而不可及欲少貶焉苟力能自强行之所趨遠欲如是而

已乎始銳而久則怠朝勤而暮則倦人之常情也舉其
高者遠者示之猶患乎不勉況姑以淺者近者誨之其
所學何足算哉莫非學也徒能言之行之不至胷中未
必泮然矣是由燕人之談楚身未嘗至郢都其說未必
然也聞之夫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太原王生源明自西河來上
黨問學於予今歸將闢齋舍於其居之後圃求予爲名
榜其齋予既語以尚志强力而遂欲觀其進故以孔子

之言名之曰覆簣云

靜齋記

動靜之理一體而未嘗離靜自有動雖動而靜在其中矣穹然蒼蒼無聲無臭天之靜也而日月運行寒暑往來雲流雨施雷震風蕩能使百物興焉草木開發川奔氣騰地之動也而注之以四瀆而不泄載之以華嶽而不傾雖資物之生而無改色受物之歸而無改形能使萬類安焉達者盡道極理處乎天地之間不必遠市朝

不必絶視聽正心順行忽焉感焉應天下之故反而照之凝然寂然曠然闃然無榮辱利害之紛然而有虛白之皎然乃不偏滯於一曲也山林巖穴之深江湖魚釣之逸獨可以寓形也與接為酬日與心鬬神猶受其役焉然則智何能而及之亦曰虛其中而已矣若夫亢絶當世憤然遠引冥冥獨行夫豈知處靜之術哉姑與夫鳥獸同羣爾中山劉君公述治齋於其居榜之曰靜求予為記因竭其兩端而告之庶幾使之不蔽

七祖院吳生畫記

上黨七祖院壁畫釋氏下生變相共傳爲吳生畫無遺識可考僧維縝壽九十三歲聰明不衰猶能記舊事言其師壽亦百歲乃唐末時人常扃鑰此室壁謂是吳生親筆師弟子所傳其已久矣至今爲信壁今穴鑿十無七八存者多斷鈌不完詰之云有勢力者取之完則押藏而歸壊則棄之糞壤間前人創意謂名筆可以永久不知此畫因名而毀語之嗟憫不已予嘗思人之心虛

一而靜者也微妙獨立不與物俱或失其本心則物必引之矣凡喜蓄玩好乃其所引也然所好古雅人亦尚之書畫之好人之所尚者也蓋筆墨卷軸開玩不出几案間劇能發人喜意比夫錢埒牙籌特爲高雅近世藏蓄謂之好事雖錦囊玉軸以竒古相尚其能自辯而識其趣者甚寡率彼善而我善之至於以勢力穴鑿其屋壁特取其一二而破毁其什百使人咨嗟怨懟不已謂之好事也宜若是哉予官上黨凡七寒暑暇時往觀焉

雖僅有存者亦足見其立意用筆凡科斗篆隸行押真
草用筆之法無不有焉與顏魯公論坐位帖藁筆畫之
法相同至若天人信士波旬外道神韻態度與草木雲
煙各盡其妙而含蓄生氣意欲飛動回視自唐已來諸
人之蹟如騏驥一出萬古凡馬皆空矣信乎非道玄不
能爲惜乎殘毀而不得快目焉紹聖丙子清明日記

渭源諸葛武侯祠題記

漢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來荆州迎先主西

往益州十九年先主克蜀三十三年先主復漢中武侯
自益州來漢中後主建興三年武侯南征四郡五年將
北伐上疏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三軍北平中
原六月出漢中營於石馬六年揚聲取郿由斜谷出及
取天水南安二郡叛魏來應遂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
七年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遂平二郡九年出圍祁
山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懿來拒武侯張郃來拒王平
至青封交戰遂克張郃十二年武侯以流馬運遂出斜

谷至武功據五丈原分兵屯田八月武侯殞於軍中其始末未嘗至渭源也建興十六年改延興元年延興九年姜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克之十七年維又出隴西狄道狄道令李簡舉邑降十八年維又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十九年維復出天水至上邽爲魏將鄧艾所破死者甚衆延興二十年改景耀元年六年魏相國晉文王命鄧艾鍾會五道伐蜀譙周勸後主降魏以此考之惟姜維屢至於此漢中乃高

祖始興全蜀所恃之地故武侯兩來既得漢中乃有帪復中原之意中原若定則岐隴以西自歸姜維世家天水但習西州事機不知舉事本末先後之序自負雄勇屢至西陲雖戰有克捷不能有其地鄧艾以疲兵二萬出江由維舉十萬之師按道南歸足以擒艾破艾而還拒鍾會蜀之存亡未可知也乃迂道入巴使艾輕進徑至於益自艾會交怨而會圖異計乃還維之節益其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

公伏不如也蓋欲說以誘之會既自稱益州牧遂以維為前將軍乃復救會盡誅北將坑北兵而密通書後主令忍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謀泄被誅計亦晚矣予觀武侯先主初就見一語而霸業遂定懸衡呉魏使二國不得偏重志雖不展天下至今仰之姜維才非亮比乃欲繼其高蹈民勞士怨致譙周有仇國之論蜀亡雖非盡繫於維亦安可以逃罪也武侯於此立祠考之舊史不見其事迹故備書之更俟多聞

者博訪焉

題汚池驛壁

汚池密接二殽昔秦穆公使孟明西乞術白乙丙討鄭蹇叔諫而不聽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夫越兩國經千餘里無名以討人之國固難成功又不假道以取周晉之怒為牛商所紿不及鄭而還因遂侵滑滑晉邑也故晉

襄公命先軫舉師而要之果敗於殽秦之師徒盡喪三將盡虜而爲因且始不從蹇叔之諫穆公之罪也聞蹇叔之言過險而不戒又專滑之役以來晉師三將之罪也穆公後雖切追咎而作誓孟明以女子而得歸後雖焚舟洗恥膏血塗地生民何尤焉昔秦人所由之迹在二殽之間至魏武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今往來又非魏武所開南連荆山之麓地寒多雨泥逕濘滑土岡百重登陟險阻驛舍相遠行者過此無不起

滯留之歎焉

華陰遇雨記

元豐二年夏五月予自汴歸雍時旱久極暑度崤陵過稠桑重坂隘谷烈日爍石塵沙蔽天晝息夕行凡二十日方次潼關過關道泉店數水見清溪橫路羣木連陰心已奮喜望華嶽日光在頂層雲蕩胷仙掌亭亭似招歸隱俄急雨飛灑遥映空山森如銀竹頃濃雲如墨奔走四合雷驚霆擊怒風鼓蕩暴雨大作若傾江湖天地

晦冥牛馬不可辨遂少待于郵置逾時雨霽雲散山川草木洗滌清潤若乾坤初闢萬物一新蓮嶽傑然出臨大路雄偉嚴竦意勢無前猶義師智將出征伐威行萬里莫不震疊而又秀氣麗色輝亂晴照美瑞器車韞孕于中發不可揜若禮樂君子文物典章煥然咸在羣峯左右駿奔拱峙信乎神靈尊于羣山巍鎮西極真天下之偉觀也矯首竚望連旬炎暍之困灑然遽失清氣習習使人憑虛欲仙予久欲訪少皥之別都尋蓐收之外

館廹于問疾速歸之心未暇從容將俟異日來遊姑識一時之事于驛壁趙郡李某履中記

馮翊行記

馮翊漢之左輔郡後魏置同州自州之南渡洛河有白馬驛水九泉異出而同歸州因此得名今人多以詩之漆沮既同為州名並非也漆水出邠東北沮出華原北二水會于華原又東而合為石川河石川東過蓮勺未至州境已會于洛矣白馬水横五十里東入大河水多魚

杜子美詩云泉出巨魚長比人者此也水之北三里餘有古祠榜曰漢武帝廟廟有唐時石刻云廟立于後周孝靜時予考之昔後周宇文泰敗高歡于沙苑命軍士各種柳一株以紀戰功後世追述而立廟歲久失傳遂為漢武自祠東北趨朝邑縣當路有聚落曰焦離店後魏民謡曰狐非狐貉非貉焦離狗子齧斷索焦離狗子乃黑闥隱語高歡敗而東奔泰追襲過此駐軍地因此得名則祠為周武明矣自廟之北過大雲寺文王社洽水

今曰鄒谷今曰韓原少梁遂至韓城大雲寺置于唐武
今曰郃水茶
后時后攘唐為周有僧偽撰大雲經言聖后受命之符
乃命諸州置寺度僧今天下尊誦此經今屋壁尚有唐
人遺墨洽水周太姒所生之地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
涘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以文王名社意出于此鄒
音荼蓋昔屠谷也韓奕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荼字
不見于古書荼與荼皆苦草字形相類疑荼荼訛舛槩
易其音矣韓原秦晉交戰之地少梁所謂奕奕梁山也

舊史司馬遷生于龍門葬于夏陽今遷墓在山前墓南五十里乃古夏陽縣縣臨大河昔韓信浮罌渡河擒魏王豹遺跡猶傳韓城周韓侯之國也四山深合大河中流縣居河之西壖筍蒲魚鼈尚有舊味縣北有安國嶺嶺北與丹州相接周宣王時有丹延皆戎人所居故詩美韓侯能致貔皮赤豹黄羆之獻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願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

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云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縣西山極高處邑人示予曰有漢武宮舊基武祠汾陰渡河而西登此山歎其高切星辰因置宮祠以祈長年踰此山渡澂水至良輔鎮有唐魏公祠近村有魏姓遺孫也尚耕當日

賜田勑書猶在昔鄭公對太宗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鎮必因此得名又西至白水縣縣古彭衙地杜子美詩有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之句地僻事簡白行簡昔為邑令稱為吏隱有石刻留縣前溪上縣北有馬蘭山山前有倉頡冢山上有聖人道昔赫連勃勃自統萬兵來緣山巔七日而至長安當時人謂之聖焉元豐五年予官馮翊之屬邑夏旱秋潦被檄視稼徧走旁邑因記所歷云

題恩州東寺壁

魏夏觀扈之國春秋時晉地秦為東郡隋為武陽郡唐武德初平竇建德改置魏州後唐為郡昔畢萬封於魏曰魏大名也萬盈數也畢萬之後必大今為大名府焉春秋時亦屬晉至七國為趙地秦為鉅鹿漢為清河郡後周置貝州以貝丘為名詩云送子涉淇至於貝丘是也冀者禹貢之舊名兩河之間曰冀州地大而氣俗頑悍其盛也冀其衰衰而冀其盛故曰冀焉昔漢光武廹

於王郎至信都乃其地也在唐兩河間號反側之俗蓋自天寶末安史逆亂至寶應元年王師雖平史朝義其餘黨猶守偽命迨貞元間尤務優容六十年間僭裂自若憲宗知人善任使始命高崇文入蜀擒劉闢繼任裴晉公縛吳元濟平淮蔡定青齊兩河始尊朝廷復為王土矣崇寧四年春正月知雄州和詵奏冀州民與北人結連造妖予奉詔往冀密究仍守其郡過魏至貝授館於郡之東佛舍因筆乘閒書其壁

遊歸仁園記

洛陽泉甘土沃風和氣舒自昔至今人樂居之青山出於屋上流水周於舍下竹木百藹茂美故家遺俗多以園圃相高歸仁園特高於洛建安江公著晦叔率蜀人楊畏子安西河文及甫周翰維揚孫鼇抃才甫金陵黄符信叔與予往遊焉園廣二百畝南引伊水舟行竹間又散入畦壠會於方塘高檜穉松若古大夫立而聚議冠者與童子列侍在後殘花泣露若怨而啼新荷方出

若斂而羞倉庚時鳴白鳥來下眺聽從容諧悅人思久而穿深徑度短橋登草堂清池浮軒竹木環舍蓊鬱幽邃與外不相接若別造一境在遠山深林之間衆意皆適舉觴不辭客有諗予曰園何名乎歸仁予曰此唐丞相奇章公牛思黯之別墅也思黯尹雒洛師築第於洛之東城營別墅於南城歸仁里後人以舊里名之又曰昔聞牛氏多石石可聞乎予曰思黯喜奇石方當國人皆以奇石媚之出守維揚六年所得佳木奇石皆置於

此石有三品太湖為上天竺為次羅浮為下三品中又分甲乙丙丁取其形勢肖類而為之名若風流幽獨野逸峭直之類皆就刻之思顯晚自循州歸終老於此其子蔚避巢竄之亂潛於長安南山祖居次子叢避崔胤之禍逃於山南餘者無聞園自此荒經五代洛城蕩為灰燼况牛氏之物乎曰郊坰原隰園囿固有廣且大者於都城之間茲園亦若是之廣也予曰茲園本朝嘗為參知政事丁度所有後散歸民家今中書侍郎李邦直

近營之方得其半舊傳思黯清尚今觀園囿猶如此之大況於甚者乎客又謂予曰牛李分黨得罪於時舊史與小說所載不無私意公其論之予曰方李吉甫為相思黯對策詆訐吉甫憾之隙由此起思黯正李直臣之罪不納韓弘之賂衆所共稱然三秉國鈞姑務保身以私憾沮文饒維州之策云西戎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雖百維州何用文宗從之使一城忠順之人痛戮于賊手文宗後雖悔悟又何及焉至宣宗大中三年杜

悰守益州復收維州西戎未嘗犯邊誤國大事如此上黨劉從諫來朝縱去不留及其子稹叛文饒獨决策平之在洛中聞稹敗出聲大恨茲豈大臣之用心哉文饒殿劍南遂收維州欲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以洗久恥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者此機畫可見後擒劉稹平太原破回鶻迎還公主使唐室紀綱復振蕃臣畏凜諸人安能及惜其才有餘而德不足若論術業思顯殆遠矣君天下者以聽斷為明唐之憲宗

專任裴晉公武宗專任李文饒皆能縛姦平僭文宗信
思黯挾私之語遂失蜀之藩籬此優劣可知也衆莫不
然曰今日雅遊一席之論非易得也請公志之予不暇
杼思脩辭姑直録問荅之語以爲記崇寧四年三月記

書郢州孟亭壁

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
聲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春之南摩詰戲寫其
寒峭苦吟之狀於兹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嚮榻摹傳

摩詰所冩迄今不絶咸通四年滎陽鄭諴來刺其州語其寮屬曰春秋書公子季友叔孫湫字者貴之也凡書名者皆貶之也安有高士之名日呼於趨走僕隸之口遂易之曰孟亭唐人皮日休曰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

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夫若此言詩非知詩者也予觀浩然詩高尚馴雅澄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一摘句比擬舊誌云襄江在襄陽縣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兩泒北流為檀溪南流為襄水按方輿記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間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襄上也猶書所謂懷山襄陵也又水經云沔水東過襄陽縣北漢水也襄陽耆舊傳云峴首山下漢水中鯿魚極肥而味美土人採捕遂

以槎斷水世謂槎頭縮項鯿為水族之上味浩然嗜鯿

魚其詩有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

縮項鯿又曰試將竹竿釣果得查頭鯿此詩人多誦之

故杜子美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能傳如

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予崇寧四年秋九月

將漕畿右廵按過郢訪舊亭廢已久矣諭假守錢君劭

復立之明年八月再至亭已立乃以舊名題之因書幼

昔所聞及皮日休之論於亭壁

原州後圃廳壁題記

原州唐都監牧使治所也唐承周隋亂離彫荒之餘武德初修馬政鳩括殘燼僅得馬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葺養焉張世纂緒始自貞觀逮於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匹於是設四十八監置八使以董之界隴西金城天水平凉四郡之地在今秦州通逺之北會州之南蘭州之東原州之西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猶為隘狹更分八監於河曲豐曠之

野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昔國馬之盛未之有也
張氏中廢馬政遂荒垂拱之後耗失踰半開元初惟得
二十四萬匹爲置四使分領諸監南使在原州西南一
百八十里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東北二使寄
理於原州又命開府霍國公毛仲爲内外閑廏使總領
之太僕少卿秦州都督張景順爲監牧都副使就督之
至開元十三年馬孳至四十三萬牛五萬羊二十八萬
雖不及貞觀麟德之盛自東漢魏晉已還皆莫可及後

張景順罷乃以原州刺史為都監牧使總理四使當時謂之五使焉天寶之後又以岐邠涇寧四郡之地度其四境分置八坊其五在岐餘在三郡保樂第一甘露第二南普潤第三北普潤第四岐陽第五太平第六宜禄第七安定第八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統之至天寶十三年馬有三十三萬匹十四載冬禄山作亂自後牧馬之地為吐蕃侵逼内外多事不復議馬政焉前史載之不詳予以為當今宜追復其法因寓此以昔所聞

者書之

夔州藥記

四方土地不同風氣各異故草木之生與人之疾病多隨其土地風氣之所偏古人治療必因其偏而制法如東方多癰瘍而砭刺自東方來西方多内病而毒藥自西方來南方多攣痺而九針自南方來北方多滿病而灸灸滿自北方來今醫者不能通知其意妄用臆説無不有失夔居重山之間壅蔽多熱又地氣噫泄而常雨土

人多病瘴瘧頭痛脾泄略與嶺南相類他處藥材皆不至市無藥肆亦無學醫者其俗信巫而不求醫人無老幼不問冬夏飲茱萸茶一兩盃以禦山氣予到郡憫其多病而不知治療博為詢訪欲求土產藥區處以療之凡累月聞山有採藥者命呼來得十餘人與之酒食數日熟問之其所説藥品種甚多皆在本草外云其採之各有用凡治療性味有毒無毒相得相惡皆能道之云荒山僻遠土人皆如此服食病皆良愈異乎哉真古之

良醫用藥也古之醫者於藥皆就其所出之地按其節候之早晚及運氣所宜率自採之故其藥多效今醫率求藥於市市肆聽於販夫真偽尚且不辨況於其他乎時予家有乳婢患瘡周體甚苦問治以何藥有黎千挽者云此甚易次日將紫蔓有如山芋苗來云此青雲膏也但爛擣傅之必愈從之而驗遂厚贈之因令盡條其藥名使各歸散求欲移植後圃命工寫其枝葉花實之形繪而為圖錄其治療性味畏惡相得之性詳而為經

擇鄉民之可教者命學之以成一方之醫庶救其土人之疾方講此而予遽得罷予少亦留心於醫家人輩疾病未嘗呼醫率多自療然亦未嘗使人知之至薆得此事頗合素志若講而得成豈曰小補今非惟不滿予心而郡之士民莫不憮然也謹書以告後來之能有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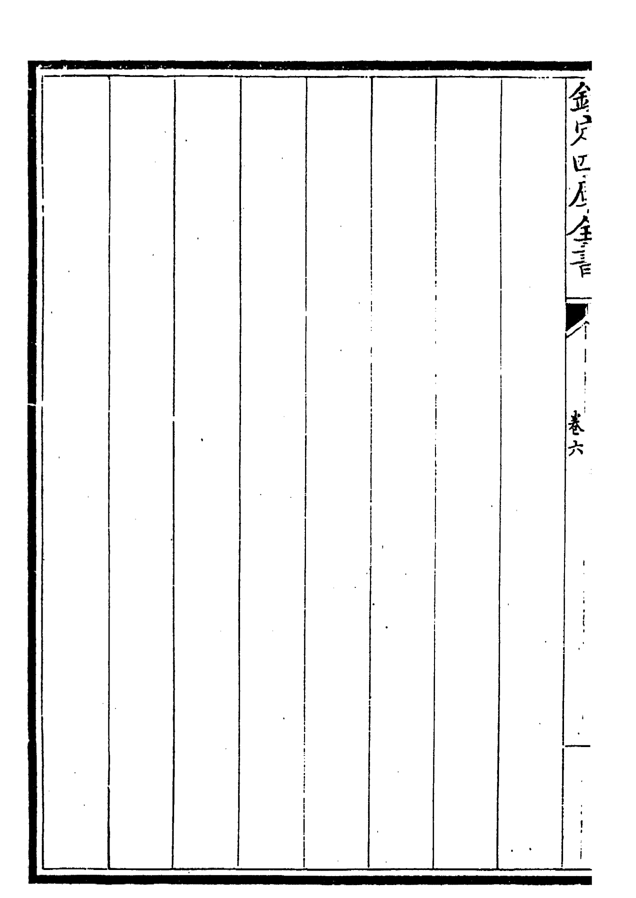
震雷記

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方已凡一百三十餘震墻壁揺動簷瓦散墜人危立不

敢寢惴惴然甚有覆壓之虞予與元帥胡公終夕坐於中堂黎明出視之雪深二尺胡公問予曰是何祥也予曰雷烈多發於盛夏其發也必有龍火之異今秋已去雪深如此震發暴而非常古諺云天怒不移晷天喜行千里言怒不久其發三四而止雷風天之號令終夜不息必將大有誅殺公曰事將何如予曰比收復青唐不費一鏃恐姦酋深謀為内外連結攖城之變吾雖係其主而餘黨桀黠如星摩沁戩結斡綽克等皆在青唐城内

其部族衆强又邈川馬用誠不足倚辦可遣人密諭王贍令嚴設備自宗噶爾抽回王愍令守邈川互相應援以防不測乃以蠟封書偽兒蕃官嘉木燦伊費赫置蠟封於衲衣中遣間道令四日至青唐責報而還閏九月十一日西羌果叛攻圍青唐邈川及陷納木宗堡丹巴等城賴贍得諭已有備及愍已帶兵馬至邈川內外無結連隨遣苗履應援破賊錫喇卜宗堡十二月王贍高永年再破奇塔特城布敦谷賊聚苗履又破南丁壘青唐邈川皆完

明年三月羌酋綽爾結又挾羌雛小隆贊斷省章硤路圍隆赤特城攻犯青唐再遣將破之朝廷命王贍過河州前後斬獲一萬六千餘級於青唐之東築為京觀予初言此胡公亦未以為然已而皤然見從若少遷延必敗大事官軍八萬餘人無骨可歸嗚呼天之去人高且遠矣詔告如此近世有謂天變出於偶爾無足懼者甚非君子畏天之意朝散郎管勾煕河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李復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潏水集卷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

滹水集卷七

宋 李復 撰

賦

竹聲賦

高秋氣肅夜色如水喧逐衆歸靜與孤至不知何聲紛然滿耳疑有天人來過虚庭瓊旒寶絡玉佩珠旌風散湘瑟霜感緱笙飄流蘇於簷宇緲金奏於煙雲前導既往後陪載作乍低徊而掩抑俄飄起於青冥顧命擁

腫開門以視錯愕遽回驚語其異曰天空月明河轉杓横行雲去盡時度飛星有物無形但聞其聲來自太虚下感叢篁崩摧披靡婆娑輕盈既去復還似喜如争頃繁音之雜奏皆此物之所憑予俛然以思漠然以繹因告之曰陰陽之相摩虚空之相盪乃天地之一噫是惟不作作則悲號清唱幽韻和音自發於萬形之怪昔黄帝考律於嶰谷之管長房投杖於葛陂之水律應鳳鳴杖化龍戲惟今日霜雪之根乃當時龍鳳之子宜其嘯

韻之高絶不合世間之凡鄙驚虛堂之岑寂蕩俗心之
頑累須臾風止聲寂葉閑露滴擁腫掩關垂頭以息

種藥賦

藥山蘋也求必養之而後用焉
春芳條兮施於灌木有隱德兮被褐而懐玉是斷是遷
兮出自幽谷俾安其居兮益之以霢霂俄月日于邁兮
實繁其族雨雪維霰兮何葵之衞足烝之浮浮兮以果
吾腹惟予之疾兮惟爾之毒

辭

久翠堂辭 并序

樊川先生作堂於居之後圃列植松竹竒石以久翠名之予歌以長言雖度荆郢沅湘之音若夫露才揚己之輕淺懐憂積怨之鬱拂則非予之意姑窮物理以發學者之思焉其辭曰

矗修城之峩峩兮連北斗之寒光眷東南之奥窔兮占雲水之佳鄉地靈勢勝兮多神異之蟠藏散清飈麗氣

兮虛徐容與上薄而飄揚偉先生兮冠切雲之崔嵬而

佩淋漓之干將決居於詹尹兮爰經緯於陰陽敞修門

於前櫨兮容結駟之煌煌屬高輿於後圃兮以久彗而

名堂維東蒙之客倀倀其來兮將前揖乎聲光躡屩擔

簦兮進造而升堂負劍辟咡而請曰堂胡爲乎嘉名先

生其玩物而營營亦寓意於象兮非謂動喜氣於心靈

此不敏之所未喻願破頑瞶於新硎先生儼兮高視而

澄神久收聽於冥默兮反照於無形忽䩕然而笑曰容

久潛於石壁而業其白也何心藏於密而未能轉乎物也嘉蔭錯其交紛清吹激越乎九成舒張奮迅兮蒼虬振鱗鬣於碧海森植亭峙兮翠羽羅幢節於仙庭搴春英兮粉黄脱秋實兮琳圓湛露兮的歷女蘿兮連綿聳標槩不可以屈揖兮惟有松之如此而非羣木之所可比焉春萌兮錦齊秋根兮虺伏萬本叢聚兮三軍被甲而環衛孤根特生兮幽人守志而自足聲蕭蕭兮動凄清之晚風影矯矯兮照澄溪欲化而為龍翁壅鬱密兮緊

雲凝崿而未落崩播披靡兮怒帆揚旆舞海而翻空是乃竹之姿致而非凡草之所可擬容登崑崙之危岑探閬風之玄圃踴立奔攫怒戲蹲伏兮麒麟才生而頭角未具渾重質厚竅鑿洞深兮混沌不死而見夫太古潤兮寒雲之根清兮秋水之骨姸醜雜露兮石之所自有茲皆世俗之所喜非吾之所取若夫受天地之正兮居歲寒而後凋氣嚴色毅兮若冠劒大臣正議而立朝下視衆木紛紛兮隨炎涼而榮辱此特有傑然之異質兮

然後知松仰而彌高理必直兮節不可渝性必正兮心合於虛舍千歲之嘉實兮待威鳳之銜圖顧凡荄之冗末兮然後知竹非俗目之所娛敦大静重物不可移兮有仁者之體堅剛沉毅勢不可回兮有義士之氣此又石所可畏在昔之有德私淑諸人兮嘗欲造次顛沛不忘於心立欲參於其前兮在輿則見倚於其衡以出入無時兮慮易喪其天君故刻於几杖盤盂兮而又書之於紳然言不足以盡意不若立象以盡意俾學者目擊

而道存蓋道不間於瓦礫兮當窮理於冥冥吾於三物非苟以為玩也以學者來遊兮日三省於其身若祖龍以大夫封五松兮子猷稱竹以為君叔寶喜臨春之石兮爵之為三品之臣彼徒愛賞之至兮不知天德發乎萬物之情雖尊崇之過兮皆喪志而無聞昔韋弦有警於緩急兮冰蘖有警於貪昏皆取諸物兮庶幾去惡而趨純吾思與人為善兮列斯物於廣庭非以為頑然無知兮而視之為友生子當觸類而思兮觀六合之内動

植巨細皆有妙理之存不敏起而謝曰予將濯濯汙冠之纓振拂緼袍之塵誅茅開徑卜與三益之為鄰

後招魂 并引

士有忠放以死宋玉作招魂予之友明善篤行以退為進相繼大喪傷而不已昧命上愬以極其情為作後招魂其辭曰

惟降命之在天兮昧厥聰而人無考紛恣淫之無度兮中悔而弗造何碩人之生兮蹇幼清而服義連奄忽以

去兮羌不知夫所息天厭善善而嗇終兮則如勿相以先
初既内美以外修兮反弗酬而萎絶帝告巫陽聞下有詐
汝為筮之起為我輔巫陽曰輕清沉墨升降浮離魂逝魄
散强下招之招曰魂兮歸來君何夢夢捨常幹而遠遊些
離高堂之愛兮競馳逐而沉幽些昔擇地以蹈兮恐辱前
修此何罹彼不祥誘於異類胥樂而遲留些魂兮歸來君
為大空之廣漠兮而魂可以逸些淫風盩氣飄蕩無息些
雷光揮掣雷鼓訇割此浮神遊軍交擊横行些歸來歸來魂

往少釋些魂兮歸來君為大地之深兮魂可以安些凝
陰無陽重冰苦寒些土積怪很搖角奮鬣奔觸來前些幽
都羣鬼虐人以淫戲爭膏飲血些歸來歸來魂往必殘
些魂兮歸來君無滯乎山幽些烟荒雨苦陰谷颼飀些
封狐蝮蛇啜肉齧骨衆尾多頭些怪夔特足逐人駓駓
揶揄鈎輈些窮崖絶壑躋攀駭汗捉足畏憂些魂恐徨惑
失途嗅咻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留些寃兮歸來君
無滯乎水濆些長江巨海蕩沃乾坤些怪獸怒戲驚風

駕浪吹濕星辰些擊波飛火彌霧泄雨忽冬春些朱冠
鐵衣持戟操蛇敦脄巨神些萬怪血食磨牙鼓鬣雄呑
喜爭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君無滯乎
林薄些狐貛猩狒羣號旅駭些飢鳶銜人腸樹顛爭剝
啄些鸞家鼓脅發鏃中人衆多如雹些豺狼侁侁奮擲
騰趠害不可脫些九首飛呼鬼車麼輣維筋是擢些魂
狐夐夐奚往為樂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
君無滯乎曠野些驚沙揚埃千里汎灑些燐飛螢遊霜

淒露下些茫茫無倚庇徜徉無窮極風揺日射些赤蟻若壺玄蜂如宴𩰅臚嘬胠些魂往不返將隨物化些歸來歸來久遠恐不得還些魂兮歸來君無滯乎異方些石爍金流雕題長吭些流沙爛人燒冰熬霜些晦明差爽顛倒夙夕沍陰固陽些䁥裘被髪椎結文身聲豺啄狼些侏離詭異號呼踉蹌些氣殊類别魂往罹傷些歸來歸來恐自貽災些魂兮歸來君厭生之多故兮將踶跂而遠行些遷異觀之淫惑兮去舊而就新些人固懐

慈含愛智達識明些胡為舍君之靈軀兮倀倀而宵征些謂髑髏有樂兮蹇銷鑠而無形些以長夜之幽闃兮其樋揗而寘行些美目芳口和氣秀骨將萎滅而夌兢些羈棲曠浪兮羌惆悵自憐而悲生些歸來歸來慎不可久留些魂兮魂兮君來歸巫陽致告君無非工祝行先僕御隨迎君輕車壯騑騑高城峩峩啟雙扉修楊夾路臨清涯朱轂羽蓋耀通逵丹樓碧閣麗朝曦故居閒靜多光輝層𣡡廣霞如翬飛北堂親嚴望綵衣幽房淑

女揚蛾眉岐嶷竹馬兒遊嬉堦庭蘭玉紛連枝啟筵設
席薦甘肥金罍玉斝爛陸離明璫鏤翠飾輕幃沉燎熏
膏烟霏霏哀絃戛弄和清吹寶炬華燭焰文榱芳賓促
坐停金鞿朱顏半酡君心夷魂兮魂兮君來歸亂曰谷
風習習兮獻歲發春羲和緩車兮萬物向榮氣凝質聚
兮來更生飄佚悠揚兮何冥行促君御兮孰主評藏舟
夜壑兮嘿負以奔巨冶不息兮小大紛紜雜司命兮受
於成形合渾融結兮究一體之所營特短仆兮忽何屑

魂知悔兮遄復臨秦篝齊縷巧絡縈前瞻中屋升東榮
長呼大嘯皐維名與君祓除門戶清魂兮歸來居攸寧
無極鬱陶傷予心

樂章五曲 并引

鄉民歲秋修祀以報神惠樂五奏皆有歌其辭鄙陋不
可以格神予因其迎神送神與夫三奠為作曲云

南山深雲冥冥蒼松長寒楓陰紫壇椒堂白玉庭千年
桂樹落子青日吉兮辰良浴蘭兮佩芳穆將愉兮神君

沛荃旗而來翔青霓叩額通綠章鴻龍開門宮中香望君御兮前渚再拜兮起舞時不可兮再得聊徜徉而容與

右迎神

海日上天破苦霧散香醲酒巫進舞神在琵琶絃上語載鸞旂伐鼉鼓驅豐隆笑玉女小雨班班點飛土駕文螭兮張翠羽蘭為旌兮桂為斧神車出兮青山空留應龍兮守山宮古烟蒼蒼封寒松流水濺濺山重重促前導兮走輕雷駐清馭兮雲低回石壇漠漠風幃開鄉人

奠拜神君來　右降神

霧光散兮曈曈靡蕪青兮椒紅石上菖蒲生紫茸曲嶼蘋長緑影重雉鷕鷕兮鹿伎伎圓鱗金光出寒水碧鼎收香養雲子三脊白茅斷爲委平壺玉酒清於空開壺芳新破曉風罍前洗爵奠當中海南沉水烟濛濛人有誠神有靈幽明通薦芳馨　右祀神

刻花圓楹青玉趺高堂巘巘雲錦舒雨階納陛先登巫近前神喜巫歌呼揚桴兮拊鼓金鳴兮竹語長絲哀怨

鴈移步堂上聲歌堂下舞工祝濯柳灑庭戸神君功多
人有主風清氣徹散時雨上無螟蛉下無鼠川滿秔兮
陸滿黍少婦𢙣閭弄機杼鄉人相勸醉場圃敬拜神君
庇吾土右樂神
鼓急兮收舞影火銷兮膏爐冷鄉人出門女巫醉日下
西山起陰暝狩葉光青幡長壇前旗影動回風飛電忽
轉雷隆隆玉劒蓮花碧珠佩喜雲低來有酒氣浮空皓
皓從歸轡千騎無聲去如水龍車獸鬼不蹈塵迅霆一

擊開山門神兮神兮愛吾人千年置社樂神君 右送神

序

送衛奕致仕歸詩序

衛君奕作邑於丈水致其政而歸寮友同餞於太原之城南溪亭酒既行坐有詰其歸之遽者曰奕非牽爾而作蓋嘗慮之審也夫欲高蹈方外遐希真逸御列冦之泠風乘王喬之飛舄手弄白日頂摩層穹此荒唐馮虛者之去也妄諆提徑苟厭徒勞身雖寄於林泉心不離

於朝市覘因傴而成敬期闒價而速沽此販賣雲壑而去者也自負絶俗之姿能通當世之務歎鸞鳳之棲於枳棘思長鯨之縱於滄溟憤然遠引戚爾興嗟此不能居易俟命而去者也輝其光而離其塵礪其鋭而趨其紛動而有括孤而無鄰衆惡所歸危機將發此懷憂不得已而去者也奕之去皆異於是少而篤學因懷干祿之心長而効官慙無應時之術惟兹晉邑地瘠民貧邇者政令日新督責日峻燉鹽於鹽嚴索十年之宿逋伐

木於山晝括十年之舊數移粟出八程之逺助軍有七倍之輸民久難堪今何寧處退惟孱瑣恐玷刑誅屢思平子之西園願上淵明之印紱從兹息影將老全生舉席雖悵其遽行有識皆稱其得計惜離羣而出餞咸臨溪而賦詩紹聖二年九月東蒙李某履中序

楊氏言動家訓序

小説記事亦史之遺法也史官取其大者著之於書其於小者雖或有取然散落不録者固亦多矣好事纂緝

以廣異聞補遺逸滋談論證訛謬雖荒忽茫昧不可考之言與夫田老里人鄙怪之語皆雜取而觀者無尤焉歷世所以傳者甚衆而作者未已也江陰楊君集小説目之曰言動家訓謂夫吉凶得失繫於言動人之言動捨乎禮義則敗以取禍由於禮義則安以崇德然有棄禮滅義或能徼一時之幸謹禮篤義或横罹意外之凶乗其時蹈其機豈一端而已哉若顔子其殆庶幾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言動孔子惟告

之以克巳復禮而足矣餘其下者非舉前人已驗之迹則於是非無所喻喻故愽採歷世人之應對議論行事謀畫以類相從皆深切著明俾夫觀者知有所擇無萌徼幸之欲而起崇德之心是異乎無益之空文也然猶曰此書之傳或以為尤或以為勸則某也不得無悔第示諸子孫使有所警故曰家訓求予發其意故題之楊君名序字元善今為承議郎

劉師嚴字序

為師有道其禮嚴其道嚴圓冠方領攝衣危坐望之儼然學者擎跽罄折拱手列侍禮之嚴也非法不言非善不迹揭表道途欲少違之若蹈水火道之嚴也蓋人心易危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生中不得其正邪僻由是而入矣隄缺防弛必有踰之一出焉一入焉淫辭詖行所適不得其正曲逵從往而泥矣教者以成物者也茍失其道安能成乎人邪若孟子之於弟子有為餔餟來者有舍館定而後見者皆謂之罪焉雖大國

之君未忘其勢猶不見焉所以伸禮也謂楊墨爲禽獸以仲子爲巨擘斥許子之並耕凡皆闢之所以明道也其待學者豈惟一時而已哉雖千百世亦將使若遊其門矣揚雄曰君子正而不他塗曲不由諸夏川曲不通諸海君子不由也君子之於師非必日相親接也考於百世之上讀其書聞其風亦皆得其傳焉夫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惟不以行之爲難則不負孟子之所待矣劉君頳上人也名師嚴其友字之曰傳正求予廣其說因

以告之元豐六年十二月李某序

跋

題張元禮所藏楊契丹吳道玄畫

楊契丹畫今人少有曾見者亦嘗訪諸好事之家皆無有契丹仕隋開皇間官至上儀同距今甚遠其傳者少也舊說其畫六法皆備甚有骨氣雄富而少精微比唐之閻立本時有不及本山東人故東州體制允屬茲人與鄭圃董展同於長安畫光明寺小塔時稱三絶鄭嘗

詣求畫本楊引至朝堂指宫闕衣冠車馬曰此吾畫本也鄭深歎服杜子美詩亦嘗及之今此畫雄深頴拔信非淺近者所能為不必以前人題跋多顯者而後信也吴道玄畫予觀之多矣其髙下左右正背皆不差分毫非唯用意遂時不同而筆法亦異初學書於張長史賀知章不成遂工畫筆法始類薛稷後自成一家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玄觀之揮毫大進用筆措意因是日新此畫乃朝元圖草本爾昔年於長安陳漢卿比部

家亦見有吳生親畫朝元本絹甚破碎首尾不完物象亦未備具人物樓殿雲氣草木與此圖有不同處而命意筆法亦多相似其神異妙絶如此非道玄安能為之

李某履中題

題李勣繪像

唐太宗嘗因燕閒顧謂李勣曰欲托以孤幼思之無如卿者卿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勣齧指出血為誓高宗將立武后衆皆以為不可後問勣勣曰此乃陛

下家事何須問及外人立后之議遂决予嘗過渭北九峻山見英衛皆陪葬昭陵英公墓域高大特為立闕乃武后厚葬以報之敬業欲興復而不能不知禍本於其祖一言喪邦若此其甚乎元祐丁卯清明日李朞履中題

題冦安雅所藏十八學士繪像

舊史文學館學士有李玄道李守素蔡元恭顏相時而此圖無之此圖有魏徵封德彛薛膺李百藥令狐德棻

而舊皆不與恐題寫之誤也初太宗命閻立本圖其像褚亮為之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今此圖人物長纔六七寸狀貌移易未必全似又唐初衣冠制度承周隋雜有胡服今此皆唐後來制度但粗記諸人姓名非一一盡得其實也然其用意行筆設色亦非尋常人所能為今不論其他但以其畫筆可取而留之可也唐初所重族姓稱山東崔盧鄭李李玄道李守素乃山東冠族也長安范氏有畫丈會圖藏之甚久凡唐之詩

人皆繪之但書其姓名其他皆非實第以愛其畫筆而藏之與此圖無異元和六年八月李某履中題

題裴晉公繪像

舊史言晉公狀貌不踰中人又小說言其微時嘗就術士來問相術者驚云不可解是必有陰德今觀繪像誠一少年羸薄書生爾然相憲宗擒吳元濟取山東平兩河威名震于憬俗問望德業侔於郭汾陽以身繫國之安危者二十年當時凡命將相必推晉公以為江右王

導謝安有所不及其為賢士大夫愛重如此葢忠義發於誠心而有才術以將之也昔漢留侯高祖言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司馬子長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魏安釐王謂馬回耿耿有丈夫之節問於子從子從曰回非不偉其體幹也其體方而心圓臣有疑焉為相三月果敗嗚呼君之置相其可以貌取哉

題唐丞相蕭遇詩後

唐蕭遇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畫繼明時
出遇乃唐武德貞觀年中宰相瑀之後瑀乃南梁明帝
巋之子隋煬帝蕭后之弟瑀之子嵩明皇開元十七年
為相華之孫俛穆宗長慶元年為相復之孫鄴懿宗咸通
元年為相又孫寘咸通六年為相又華之孫咸通十三
年為相寘之子遇僖宗中和元年為相巋乃梁武帝之
孫詧之子梁南齊太祖蕭道成皆承淮陰令整為高祖
整自蘭陵徙居晉陵武進縣考其上世不見積累功德

其後奕葉暴興於江東雖享祚不永子孫多難亦皆建號稱帝奄有南土以應天命流及有唐九人為相其餘登顯仕者世亦不絶迨朱梁貞明二年傚之孫頊又為相雖祚已滅而蕭氏之澤未替夫何其盛也昔晉王導命郭璞筮其世璞布卦以象言曰淮水絶王氏滅王氏非惟與東晉同興至梁天監中命康絢堰淮水以灌壽陽淮遂絶流王氏亦自此而衰嗚呼此豈人事歟亦天數也

潏水集卷八

宋 李復 撰

說

易說送尹師閔

易之道廣矣遠矣深矣微矣天地至大者也包之無外焉鬼神至幽者也窮之無隱焉陰陽交化而知性命之正原始要終而知死生之變日月風雷山澤水火草木鳥獸之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室家婚姻之義禮樂師

旅祭祀刑政莫不咸在至於寒暑晝夜之運屈伸動靜之體好惡取捨之情剛柔進退之理方以類聚品以羣分無不總萃雖造次顛沛不能踰顯諸仁藏諸用莫可測焉所謂妙於神而極於明者也太極未判兩儀未生雖未形易之象而易之妙固已存於其中矣元氣既分象數既形夫物芸芸而生世世莫知其然於是伏羲因天地之數畫而示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天地萬物亦以具備天下後世猶未能明聖人又重為六爻致其詳發

之以象繫以告諸人尚亦罔然曾不得望其封畛况門牆堂奥之深乎是猶納萬於櫝中方圓巨細朱緑玄黄有至寶焉有雜器焉未嘗發鑰出而閱之罔知其名罔識其形罔知其所可用徒指櫝曰有異藏玆為妄僞不亦甚歟以孔子潛心於易三絶韋編猶曰加我數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況於衆人乎昔孔子之弟子有子弓者學易於商瞿子夏之易傳於田何二人者去孔子未遠必有所聞後來亦莫之傳其餘妄開户牖者多矣夏殷

之世或曰連山或曰歸藏其名不同其辭亦異至周以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以為典要故謂之易其當世所取用者如此故曰周易焉易取象幽故其文奇極道妙故其言隱非若書之二典禹貢洪範為世大法其言坦然明白也學者其可妄為說歟汶水尹君師閔自少究心於易揲蓍論卦著之於圖自謂知易之數孜孜焉歎未知易之道而問於予噫予何知哉於其歸也以自見於易者告之欲使發其櫝而求其中得

所睹焉元祐六年清明日李復述

銘

硯滴銘

挹彼注茲滿而不溢靜之徐清動之愈出

筆冢銘

洪荒眇綿正美神姦唶唶爾傳覃潛于思沛發于辭汲汲爾爲祖孫族宗動變雲風盡心告終坎深甓周窆爾于丘惟風水之利兮永藏於其幽

墓誌銘

禮賓使劉府君墓誌銘

劉氏其先自陶唐氏殷有劉累學豢龍以事孔甲至漢而復大光武封靖王於中山子孫因居河朔間府君其後也世家保州保塞縣曾祖昌後唐平州刺史幽薊塱土使者祖審言氾水關令皆贈太尉考文質東上閤門使連州刺史贈左金吾衛上將軍府君諱諶字公量以父廕補右班殿直五遷東頭供奉官監開封府陽城考

城縣酒稅為延州永平寨主民有與兵結黨為讎者累
相告訐連逮甚衆歳久不能决府君遽得其情械之訟
遂息用舉者試授閤門祗候嵓嵐軍都巡檢使尋被旨
築乳浪寨以完藩籬不十日而集賞功遷禮賓副使康
定初西戎犯邊朝廷命諸路擇士以聞天章閣待制王
公沿節制涇原舉統領軍前兵馬特進秩以重其選逾
年就差充本路兵馬都監仍主前鋒出分路亟遇寇衆
且十倍士卒恐欲潰府君曰今戰則不敵歸則被追不

若據高解甲以疑之寇果疑為餌不敢逼偶鄰路兵會以解時大軍潰於定川例奪官罷環慶路經略使滕公宗諒辟差慶州東路廵檢又移北路凡三與敵戰以精甲破道斯楚之衆於党平谷設伏獲全賊於裴家堡獲戈甲牛羊萬計以功復官皇祐明堂遷皇城副使涇原帥臣夏安期辟第七將什壘屬羌結生族以叛屢招撫不能平府君曰彼以西戎昔數敗我師故敢輕我不若乘隙直誅其首惡以破衆心則事自定徑引兵往酋衆

齊諸等率衆來拒麾兵掩擊獲首領一十三人餘遂哀
懇願為編戶子孫迄今効邊以功遷禮賓使移鄜延路
兵馬都監兼知鄜州又移知威勝軍因歉發粟賑饑僚
屬有以常法言者府君曰予職在長民弗忍坐視其死
必不從坐就移知岢嵐軍部使者猶懷發粟擅以他事
責監太原府倉英宗登極移秦州兵馬都監不之官退
居岐之鳳泉為終焉之計治平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感
疾卒享年六十八府君喜學多聞篤義樂施臨事知變

愈劇愈愈閑暇尤善射遇敵奮勇為士卒先下亦喜為其
用娶俞氏男三人長師旦右侍禁次師中盩厔縣令三
師嚴東頭供奉官昔從太宗平江南封彭城郡王諱文
裕者府君之世父也上疏乞明肅皇后歸政又鑿空通
嗃氏以破夏國之謀終於工部尚書諱渙復碩囉故地
世號開門將軍諱滬者皆府君之母弟也保塞皇家之
故鄉翼祖皇帝時在民間平州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令
廟號簡穆皇后太祖創業之始倚汜水以機事而連州

亦屢立功於邊陲予嘗觀舊史見漢高祖光武龍興豐沛南陽之故人攀附騰驤以取將相世十數而不絕劉氏早為勲舊世有聞人卒不大耀豈所遇自有數歟諸孤將以元祐四年某月日舉府君之喪葬於鳳翔府盩厔縣太平鄉西原前期以承議郎王沃所狀行事來乞銘辭之不獲謹序而銘曰漢封中山肇啓土宇慶流平州夙親翼祖公出其後為時所稱幕府擇士辟書屢聞經始乳浪功成傾朝敵不及顧璽書寵褒壯略知變從

容濟危解甲示暇敵心密疑世仰勲舊妙圖亦遠若有眞宰雅懐不展剛不可折行趨於夷將老而蹟匪以其私南山嶙峋鳳泉高深勒銘幽宫以詔後昆

劉君俞墓誌銘

士莫不知有學矣然求之未明得之亦莫之行非學之難也士亦有罪焉予之蒙慡狃俗居常求不陷于罪其有資于予友焉予友諱公彦字君俞姓劉氏高密諸城人也少從學于横渠子張子刻勵修潔篤于孝友恭謹

恂恂不妄言動其於學也務明辨深造而力行之常曰善無待于外也明于已而已道未能行于遠也施于家而已苟誠立于中必有形于外拳拳焉雖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其器高茂而心期嗜進又不止于如此也人但見其溫醇深厚猶良玉出璞而圭角未露心率愛之有道者加以雕琢光輝不可掩將以禮天地神祇而致特達之用焉居貧欲仕續食四上卒無所就或勸其文章與時異則曰文不可以畔道也命不可以不俟也安能

言不由中戾吾素學以輕悅于人哉竟不少易始予見
其顛連窮困以為天之于善人陰必相之將欲張之者
必先翕之也令遂窮以死吁可哀也已元豐二年七月
二十三日以疾終享年三十曾祖大理寺丞祖國子博
士父未仕娶杜氏一男曰文孫一女曰安孫其年九月
二十八日葬于長安縣善政鄉中臺村趙郡李復誌而
銘其墓曰形雖往矣志或存焉壽雖嗇矣善無憾焉其
畀之其奪之莫之為而莫之致也徒動怛化之情矣皆

莫可以訊焉

潁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河

中府虞鄉縣事薛君墓誌銘

薛君昌平將葬其兄虞鄉君以狀乞銘於承議郎趙郡李復曰惟薛氏世顯河東其源流皆載於族姓書至本朝有隱德以子顯贈諫議大夫者虞鄉君之曾大父也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贈太尉終葬於河東縣條山之北趙行村虞鄉君之大王父也太尉有子

為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鳳州卒葬於太尉墓之西南
虞鄉君乃鳳州之長子也諱昌圖字純之幼失怙恃刻
苦力學欲自奮不遂其志以季父任湖南轉運使奏補
太廟齋郎調果州南充縣主簿移知相如縣又用舉者
言知秦州青水縣辟監商州錢監礙親改知河中府虞
鄉縣元豐元年閏月十七日以疾終於官舍享年四十
有七初娶李氏贈開府儀同三司樞之女再娶康氏崇
儀使旼之女四男洞溫早卒溱深業進士二女長適左

班殿直馬序次適鄉士王師文虞鄉君昔在南充以才稱諸司多以劇委之郡有不職從事漕檄命之對易抵郡中未幾郡將疾遂死倅先已罪去遂攝郡事時方推行常平免役法使者旁午他郡縣以新法多得罪朝廷遣司農寺丞苗時中出本路體訪行法當否愛其裁度得中同監司列章薦知相如縣舊令初以虞鄉君多得衆譽陰嫉之常造誣謗聞罷又掊率吏民錢攜去事聞諸司將按治虞鄉君極諭俾自陳舊令雖赦免從而猶

隱沒不實虞鄉君親改其狀盡其數竟不使以贓廢其
効官接人如此平生不妄言笑人視之但見其純靜簡
厚於世真頽然者其飽通世務不肯一少自開露以求
人知誠可任以事惜乎方强而歿姑見大略亦前人之
深悲所謂齎志而歿者也昔久與公遊今將以紹聖某
年某月日葬於鳳州墓之東敢以銘文累公其無辭惟
予伯氏媾婚於薛予固知虞鄉君之為人諫議大夫諱
允恭太尉諱田比部員外郎諱仲謹取其所狀行事系

之以銘銘曰有韞在櫝氣溫質堅扃鐍不發閟於九原胡嗇厥施躓以終天河流在西條山在南隱封中坎既固且安嗚呼君乎其從祖考以永歸乎惟後人之無艱

朝邑縣令郭君墓誌銘

郭君諱幾字造微開封人熙寧六年中進士乙科初調常州宜興尉次為同州朝邑令元豐六年四月到官適歲連歉民多流亡君方思救荒之術郡將公廨田在其邑將欲盡徵其租時予奉檄至邑乃謂予曰茲所謂凶

年必取盈焉也恐大得罪當自求遂引疾久不報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方午倉皇束帶下堂南面而揖凡三升降揖已乃坐於堂曰果然布紙操筆而止家人輩問之絶不語少頃遂卒享年三十有七郭氏京師豪右自其祖已來能擅四方之利昆弟皆以豪尚人君獨退黙介潔居城南小圃日與吳沖道人處以能辟穀善飲酒吳生嘗謂之曰君能不仕宦與吾同遊海上可以出世若禄仕止得五年故君少時不以科舉為意其母切責曰

爾既不治生事又不篤於進身吾守爾何待遂以辭學得官而被祿果止五年臨卒曰果然豈非證呉生之言乎曾祖左班殿直祖父皆不仕娶鄭氏一男曰貽孫將以其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坊某里宣德郎王柄前期以狀來丐銘為之銘曰萬類散殊皆原於一肖貌賦形分不可易以邀則利以祿則窒五年云亡胡天之嗇惟世茫茫妄徼以力自謂有能匪吾所心

潘原縣主簿高君墓誌銘

高氏其先濮人因祖留家於華遂為華人父良夫高遠有器識丞相龐公籍極知其材數薦於朝任成都府路轉運使江淮等路發運使終於司勲郎中贈工部尚書祖本光禄卿贈尚書左僕射曾祖魯贈兵部侍郎君諱士慶字慶之少刻苦篤學博覽史傳不利於科舉以祖廕補郊社齋郎乃欲行其所知調渭州潘原縣主簿既而曰小官遇事束手不得輒動何所補哉滿即退歸更

不復出沖澹夷曠不以世務經心杖屨往來親友之間以詩酒歗歌自適樂善好義其善亦不願為人知人或詰之則曰此乃士之所當為吾每見人務華而不實絢以客氣吾客今去矣獨有主存焉故也昔在潘原康定中西戎寇邊君部糧從軍經略使韓公琦知其才欲委以事君度勢不可留遂以疾辭歸不數日大軍果敗於好水川人謂其知機嘉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享年四十有八先娶閻氏踰年而亡繼娶屈氏敦靜柔

良治內有法歸十七年主簿歿又二十八年而終實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子四人端臣宣德郎知洋州西鄉縣正臣嵐州合河縣令信臣稷臣皆業進士三女適王文簡周直清屈景純諸孤將以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舉君之喪以二夫人之喪合祔於華州鄭縣駟馬鄉前期求銘於予曰端臣不幸少失所怙貧久不克葬今又罹母氏之艱欲稱有無以盡禮庶幾無憾焉然先子平昔潛德隱行雖多端臣幼不能知其詳故無以傳今

幸獲登公之門惟墓銘敢有求於下風幸無辭因系而銘曰余聞馬少游欲乘下澤車款段馬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缺

李居士墓誌銘

居士李氏諱革字行之予次兄也世家開封祥符縣先人累官關右遂居京兆令為京兆人居士性卓犖不羈俶儻有大志欲以功能見于世故勉就科舉凡再黜于禮部歸太息曰昔人韞櫝待價價雖善猶或秘而不能

發自求于有司列坐庭下譏邏輕侮甚傷壯夫之心且
今之程文猶為簪璫球珥巧逐時尚以求媚于閨闈豈
吾之所欲哉自是汎觀羣書優游里閈不復以仕進為
意因誦孔北海詩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喜曰吾
雖不能如信陵春申之流亦何愧于鄭當時陳孟公為
具庖飲日與親賓會歗歌自適雖寒暑無間樂于周急
紓患第以力不足為恨强直尚氣傍見非義必正之不
卹其情極其事而後已謂其人理本如此能察與否其

在爾也人知其傾倒無城府退亦無愠犯而必校言其失亦聳然從故月旦皆多其義士之風既感疾語人曰吾覺今甚異非湯劑砭灼所能及醫來盡謝之政和元年正月初一日終享年六十有四娶薛氏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田之孫比部員外郎伸之女先居士六年歿男曰約曰經皆業進士孫男三人皆幼女二人一適美原屈誥一適長安王其以政和七年十二月庚申葬于長安縣華林鄉杜城西原薛氏祔焉銘曰剛其直也弗

悔于劇復其克也弗慊于忌裕乎其高不以跂其鬱不爲躓藐矣其有以眇乎非茍以爲異

周夫人墓誌銘

紹聖二年正月十有一日故咸陽縣主簿范府君之夫人周氏以疾終其孤將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合祔於萬年縣洪固鄉李永社之兆前期貽書屬予曰昔夫人以長女託公惟公實知夫人願公誌其平生始終夫人有知將以慰其思予不敢辭夫人京兆萬年人曾祖緒

贈禮部尚書祖實兵部侍郎贈太尉考宗古司農少卿贈通議大夫元豐初予始見夫人之母而拜之爲予言夫人方甚幼時已卓立不羣親黨有識者皆謂他日必能守古人節義之操既笄將使有家擇議甚衆聞范氏有子以好學稱於鄉里遂歸之不幸纔數年而吾甥歿終喪齒尚少欲再嫁之陳義自誓堅不可奪事姑鞠幼令踰二十年刻意自厲率履不越亦世人所難及予聞而識之默觀夫人之起居意嚮以驗其實既久而信又

竊歎之周氏關中巨室仕宦多通顯服習豐華府君家世皆以清德自持勤儉儒素夫人入門雅合風矩衆悉喜之自嫠居盡事純質非歸寧未嘗踰閾姑太夫人蘇氏賢德遠大舉有儀度夫人順事孝謹鮮不當其意治子有節法誨厲教督跬步必以學行歲時薦奠夙興不懈使令肅然太夫人捐館議去世俗喪服之禮講緝舊文度數繁悉人或憚其難行夫人擗踊哀毀饋奠俯仰情文兩盡之學禮者傳聞皆有所取焉蓋其性强明嚴

正遣次不妄故生五十有八年而莫有閒言男煇慶州合水縣令某華陰縣主簿次女適博州堂邑縣主簿劉勅二孫男一孫女皆幼府君諱褒尚書度支員外郎制置陝西解鹽使贈銀青光祿大夫諱祥之長子予嘗考名南采蘋與夫衛柏舟詩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共姜有自誓之義聖人取之列于國風是時先王之澤被於天下雖後世流風猶未熄故遺俗或能自力夫人生無公宮之教又無女師之訓飭躬厲節默合於禮義風人

有作必無愧於昔者此中外之所共知非予之所私也

銘曰夫人之行兮既順以正來相君子兮宜永終慶苐禄莫報兮天莫可訊寡居自厲兮高節益勁偏姑在堂兮嬰弱扶膝仰事俯鞠兮敢安於佚去豐趨約兮樂彼純質迪禮無尤兮終始惟一婦學之壞兮頹風久靡嘉夫人兮允修厥履後世可告兮著乎女史隱德孔昭兮銘詩其視

恭人范氏墓誌銘

恭人范氏諱逺字寳之長安人也熙寧二年予生十八
年矣來長安居聞恭人季父棄官歸講學不倦予常往
見之予前娶既喪恭人祖母蘇夫人識度高逺德氣深
厚舉有儀矩謂恭人類已愛視特異命以妻予時予方
筮仕家甚貧恭人年雖少質性純重服用極素約而經
理内事又勤故予得奔走盡心於外事惟歲時薦享必
求豐潔齋宿饋奠率中禮行之終身不懈平生不喜以
人之得失供談笑亦惡以驕浮尚人常曰此非有益於

德也撫鞠庶子尤悉意常自乳之歸予三十八年雖婢使輩未嘗輕詈責人亦莫敢犯中外無間言没而發篋無一物自藏其識操天資如此非偽襲而為之也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七初封同安縣君再封德安縣君新制封宜人又封恭人男續續皆將仕郎女儀適河南趙深循適長安范矩修適文林郎趙伯牛惠適宣義郎張安祖容在室孫男曰嘉孫女曰德孫曾祖忠恕尚書職方員外郎祖祥尚書度支員外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考褒京兆府咸陽縣主簿贈朝散郎其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長安縣杜城之原敘其略而銘之曰嗚呼恭人幼清服義德其類兮從予多艱躬自厲兮匪忮匪求知所嚮兮率履匪懈以克家兮氣升魄降何遽歸兮銘告乎來亦惟略兮

雜著

論卦相因

乾　坎需　艮大畜　震大壯　巽小畜　離大有

坤泰　兑夬

坤　乾否　坎比　艮剝　震豫　巽觀

離晉　兑萃

坎　乾訟　艮蒙　坤師　震解　兑困

巽渙　離未濟

艮　乾遯　坤謙　兑咸　坎蹇　巽漸

離旅　震小過

震　坎屯　兑隨　離噬嗑　坤復　乾无妄

艮頤　巽益

巽　艮蠱　兌大過　震恒　乾姤　坤升

坎井　離鼎

離　乾同人　艮賁　坤明夷　巽家人　兌革

震豐　坎既濟

兌　乾履　坤臨　離睽　艮損　震歸妹

坎節　巽中孚

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孔

子之序卦上經自乾坤為始乃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下經自咸恒為始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也序而屬之必明其義此皆聖人垂世法而為之文言也六十四卦序而屬之皆以陰從陽以夜繼晝以柔配剛以行四時非苟為之言也皆天地陰陽自然之道繫辭曰通乎晝夜而知非晝易之妙不能至也

讀列子

唐柳宗元喜為文韓愈感稱之予觀宗元之為文極刻

意用力非自然乃辭勝而理不足也至於論列子之書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為茲是亦知文矣夫直而不作為者惟喻其理而明其事不矜華辭而古訓是式也昔之論列子者專取其辭子陽之粟是未可與議列子

佛肸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欲往夫佛肸何為召孔子何為欲往此孔子知其有悔過之心也然則何以知之曰佛肸既畔置鼎於庭謂其衆曰與我者與其邑不與我者烹之

田畀褰衣將就烹彿肸遺履而止之茍欲終其惡豈遽止田畀乎昔孔子亦欲從公山弗擾之召而曰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可以見子之意也

王畿

天下之廣先王之制天子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千里之外皆侯國也而要荒之外又非侯國焉聖人之智非不能周治天下而不欲盡其智也力非不能并包要荒而不欲盡其力也財用之入足五式而止不欲盡其富也

刑常期于無刑不欲盡其威也冕衮旂章皆有數不欲
盡其貴也惟其不欲盡故天下莫不服老子曰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殆謂是也後世一有欲盡者無不敗況於
欲兼盡者乎

函谷關

禹貢黒水西河惟雍州左殽右漢南商北居庸四山所
壅也地勢險固田肯賀言秦得百二賈誼言九國之君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

國之師逡巡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已困矣此但為言偶然如此以楚漢方爭之時觀之乃實見地勢之利高祖自漢中出定三秦東嚮與楚爭挫衂敗北者屢矣而關中固自若也曾無西顧之慮項羽據梁地高祖一入彭城一至壽春東逼于彭越南懼于英布往來救敗不給此司馬遷言天道始事於東而收功於西也雖然以關中東嚮而視天下其勢如此以關中而西視隴右隴右之勢險固又甚矣如光武之機果竟不能

得隗囂以唐太宗之英睿亦挫於薛舉此可見矣

臠壻

晉謝混謝安之孫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對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會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臣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

臠故珣以為戲令人以結親為臠壻非也此比況之戲耳

析城湫水祈雨祭文

維神宅坎居幽有感必通騰波奮隱灑潤飛空德施振古歌舞良農歲令旱暵藴隆蟲蟲嘉穀將槁民嗟饉凶遣吏投誠敢凟神聰飇輪星旌夙駕山宫臨奠弭節翔薄層穹祓災宣和布雲御風因戮妖魃震擊豐隆霈施惠澤易饑以豐歡然良俗共戴神功